

清明忆亲

□ 安 频

01

人世如幻眸眼看,百人却有百种情。
我的父母去世很多年了。每到清明节,去老家给二老上坟,总要在坟前清理一下杂草,摆上水果、鲜花,再点燃香烛,焚烧纸钱,万分崇敬地跪拜。
田地边头的几种野花,依然开着,可是我的心境早已变了,不再是儿时过清明节的那种心境了。我起身后,站在父母的坟前泪流满面,想叫一声“爸爸、妈妈”,想和他们说一会儿话,却是不可能的了!
只有像我这一辈的人,才真真正正地明白,幽冥永隔,是如何的刺痛。天地无情、无语,消歇了一阵子的小雨又淅淅沥沥地下起来了……

02

唐人杜牧《清明》诗云:“清明时节雨纷

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慎终追远,是为了缅怀亲人,同样亦是不忘来时路。父母长眠在豌豆田里,那片田野长满了豌豆杆,曾是我玩耍的地方。在这里摘豌豆、挖花生,非常开心,留下了无数欢乐的笑声,永世难忘。如今却物是人非,回忆起来,唏嘘不已……

小时候,每到清明节,跟随父兄去上坟,看父亲在祖父、祖母的坟前摆上果品,燃香烛,烧纸钱,再对着长满荒草的坟茔跪拜。父亲叫我给从未见过面的祖先下跪,我懵懵懂懂地磕了几个头。起身后,站在田埂边,一边看父亲给坟茔除草、添土,一边瞅着路边的野桃花、杏花。突然河边有一只黑色的大鸟,飞了起来,我兴奋地喊着,叫他们看……那时候的我,几乎感知不到清明是一个什么特殊的节日。也许路旁的草木花鸟,更让我的情绪高涨。但弹指

一挥间,我也垂垂老矣。那份单纯早就无影无踪了。而生养我的地方,亦终将是我的归宿。

清明节,是一首凄美的歌谣,是一阕宁谧的小词,是一篇严肃的乡村故事,在人的心里弦歌不辍……我在清明节,忽然想起与父母相处的很多事情,有的时候是一个手电筒,有的时候是一块桂花糕,有的时候甚至会想起冬夜的围炉夜话。我的记忆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但还是试图“打捞”那些“破碎”的往事,慰藉贫乏的心灵。

03

各处的人们在清明前后扫墓祭祀,寄托对先人的哀思,对传承家风、弘扬孝道的作用很大。清明文化,形成已将近两千年,融入了人们的血脉之中,是一个家庭、民族、国家的精神信仰,应该永远传承

清明节的怀念

□ 邹五星

常受人尊敬。这也是我们一家人引以为豪的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国大办钢铁工厂,以农支工。那时,国家在武汉刚刚创办了武汉炼钢厂(今武汉钢铁公司),父亲响应政府号召,依依不舍地与我母亲和我还不到六岁的大哥分别,来到武汉炼钢厂当起了炼钢工人。后来,大城市里的知识分子纷纷下乡支农,我父亲又理所当然地回到了农村当农民。

那时农村都属于集体所有制,生产的粮食必须归集体所有。因为父亲的正直和无私,又被生产队聘为仓库保管员。按理说,作为仓库保管员,我家不应该饿肚子。但是,正直的父亲硬是不往家里带回一粒粮食,尽管我的兄弟姐妹都饿得一床不起,父亲却无动于衷。

我五岁时,正是馋嘴的年龄,因为物资的贫乏,我就到处找食物吃。于是,我就到村子后面人家的菜园里偷黄瓜吃。有一次

却被父亲发现了,他当场就把我手里的黄瓜一把夺了过去,还牵着我的手非要到那家菜园的主人家里赔礼道歉。

特别让我耿耿于怀的是,有户人家用木板车拉了一车红薯正从我家门前路过时,板车缝里突然掉下来一个拳头大的红薯,我当时喜出望外,立即捡了起来,洗也没洗就往嘴里送。不料又被父亲看见了,他非要我送还人家不可。我当时极不情愿地将那咬了一口的红薯送还了人家。

后来,我在一所农村小学当校长。父亲总是有事没事地在我的耳边唠叨,工作要认真负责啊,要对得住老百姓啊,并且他说的最多的就是要我正直无私啊、千万别贪不义之财啊等等等等,说得我非常反感,难道我不认真负责么?难道我就是一个贪官么?于是我有时就顶撞他,真是啰嗦至极。唉,现在回想起来,才觉得父亲的话就是一只警钟,一把长剑。他的话时刻警醒着我,指引着我,让我在今后的人生道路

春风吹绿柴笋香

□ 曾繁华

“楚天云雨第一雷,便是柴笋破土声。”农历的二、三月间,春日暖阳加上春雨滋润,水乡大地的柴笋悄悄地从河堤荒地池埂上冒出来,一片齐刷刷的青绿,裹入眼球。水乡的婆婆妈妈们拎着布袋在田野上寻觅,忙着采摘柴笋。

这柴笋呀,它的生命力多么旺盛。它不择地域,不择环境,只要它的根伸到有土的地方就能冒出来,根的每一个节巴上冒出一根柴笋。鱼池、藕塘的田埂上,墩台前后的坡地、小沟河堤边、厂房的角落地面,都有它冒出的身影。在“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浅草丛中,那一窝窝、一块块青色的、下褐红上青绿的柴笋惹人喜爱。

这柴笋美得并不空洞。它是干柴、芦苇的嫩茎。虽然它的长相不是花里胡哨,但有它自己的本色——青绿的上装,褐红的裙摆。不需人工栽培、下肥,不需要打药治虫,无丁点的污染。一种朴素而自然的美,一种藏而不露的本性。它把最有用的东西——内藏的“笋芯”,献给人们。

这柴笋采摘方便。老人们戴着手套,就地取材。选取两手掌多高的柴笋掐除上面的叶柄装入布袋。阳光下,柴笋苍翠耀

眼;雨后,柴笋翠绿明亮。春风里夹杂着刚出土柴笋的淡淡清香。人们不分时段、不顾晴雨,只要愿意就奔向近处的田野村落。她们肩背手拎,大小兼容,四处寻觅。近处的步行回家,远处的就开着小车运回来。

采回的柴笋还得焯水。青青的不能直接上市。蔬菜焯水那是家庭主妇的拿手戏。农家的大锅柴火灶,木柴火烧得旺旺,锅里的柴笋满满。待水烧开滚透之后,就把柴笋翻一翻,让柴笋均匀煮好,不见青色。煮好后的柴笋迅即捞到盆里,稍待片刻,人们就开始剥柴笋了。

剥柴笋也有讲究。出锅不久的柴笋冒着热气,一股清香扑鼻。剥柴笋一般是在夜晚进行。左邻右舍三三三两两的老人们过来帮忙,洒下一地闲话,呈现两手忙碌。说着、剥着,当手指甲间染下黑色的斑迹,几大盆柴笋已剥下来。只见根柴笋剥去了外面几层的粗叶,去掉了上面掐不动的部分,留下了黄白嫩生的笋芯。一盆盆用清水浸泡着,那一根根鹅黄的小柴笋明亮亮的,耀眼惹人。

卖柴笋无需吆喝。清晨的菜市场,卖

柴笋的小摊点一溜儿摆开。新鲜嫩黄的柴笋吸引着川流不息的买菜人。他们指指点点,前来光顾。“这柴笋新鲜,昨晚剥出来的。”“这个么价呢?”“还不是大行市,前些天卖过十块,近几天卖到六、七块。”一番讨价还价,人们就开始选择柴笋了。这些买主十分讲究,捏一捏、闻一闻、看一看,少了水分才买下来。多则几大斤,少则一两斤。那第一批采摘的柴笋粗壮、白净、颜色好看,“甩尾”不长。自然就成了“抢手货”。就这样,老婆婆、大妈们各自的或多或少少的柴笋就卖光了。一早晨的光景,老人们挣了几个油盐钱,心里自然舒坦。

后来随着天气转热,出远门的、就近的打柴笋的人们多起来,卖柴笋的小摊也增多了。这柴笋一多,价格自然就会下跌,只卖四、五元一斤了。农家老妇人的柴笋有时卖不完,剩下的就带回家,把它压干脱水,放在冰箱里,吃上三、五个月也没问题。

青黄不接柴笋正当时。那时农家菜园里青菜蕪子下架,莴笋还未长成。柴笋上市弥补了人们餐桌的不足。随之而来的这

下去。

那些曾经的欢声笑语早已随风而去,让人不禁感叹:一个清明又一个清明,有多少生命啼哭而来,又有多少生命突然而去呢?

清明扫墓,最好带上小孩子,培养他们对先人的恭肃静默之情。在扫墓的时候,给孩子讲讲先人的事迹、长相、喜好,养成他们厚重的品质。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情感是要引导的,而不是天生就有的。很多传统的东西不应该被视为糟粕,而应视为民族精神里的引擎。

清明时节,人间最可珍惜。其实,又何必伤感。亲人虽逝去,却活在我们心中,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记住亲人生前对自己的恩情。这样方能告慰亲人。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很多东西剥落了,但很多东西留下来了,这就是民俗的历史、文化。

上,要永远走正路。

俗话说,好人有好报。可是,我的父亲却偏偏那么命苦,在六十二、三岁那年,他双眼突然失明了。失明的父亲当时感到非常痛苦。天天诅咒自己要快点死,不要拖累了后人。在我们几兄妹的多次劝说下,父亲才逐渐恢复平静,慢慢地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但父亲不甘寂寞与平庸。他凭借自己超强的记忆,将自己年轻时看的《三国演义》《封神演义》《岳飞传》《金瓶黄天霸》《薛仁贵征西》《蔡金田告状》等都一五一十、有声有色地讲出来,吸引全村的老人和一些后生伢都来我家坐,听他讲书。我曾经还笑称,我家成了老年大学啦,天天都有老人家来我家听我父亲讲课呢!

光阴似箭,转眼,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九年多。但时间越久,父亲的音容笑貌就越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特别是他老人家的谆谆教导与光辉形象永远激励着我,鞭策着我,让我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奋勇前进。

些柴笋就进入餐馆,进入寻常百姓家。柴笋的食用真是五花八门:凉拌、清炒、炖煮、下火锅、做熟食皆可,亦可与鱼、肉、鸡、蛋配制成菜。常见的是柴笋炒肉丝,清香绕盘,美味可口。据说,它和蒲菜、茭白一样,是非常不错的野味。它还具备一定的药用价值。既饱口福,也利健康。就地取材,经济实惠。可谓是一碗难得的时令美菜。

农历的二、三月间,万物蓬勃生长。春上的天气时而艳阳普照,时而春雨连绵,既温暖又湿润。采摘后的柴笋一茬接一茬地冒出来,人们间歇性地采摘,不断地为市场输送鲜货。柴笋又成了一碗饱手菜。

柴笋,水乡大地自然生长的野外植物。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年复一年,繁衍生息。出土不久的柴笋成了人们餐桌上的野味,待后来长成干柴,身材好一点的成了人们编扎的材料,其它的可用来做柴炭。柴笋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的奉献人类,这难道不是一种美德?难道不是大地的恩赐?

柴笋飘香上餐桌,水乡老妪来采摘。她们时不时地去野外采摘,给自家挣点收入,给市场输送野味。

千里来至秦国,请求秦王援助。申包胥对秦王说:“吴国是一个贪婪的国家,肆意虐杀楚国人民,导致楚国江山失守,楚昭王流亡在外。如果楚国亡了,楚地变为吴国的领土,与秦国相邻,就成为秦国边境的一大隐患,随时都有暴发的可能。”又说:“大家知道,秦、楚两国关系很好,楚国愿意追随秦国,楚国土地的流失等于秦国土地的流失。”秦王听后觉得有理,但未表明帮助楚国的态度。申包胥救国心切,不顾颜面,在秦国朝廷嚎啕大哭,一连哭了七天七夜,油盐不进,滴水不沾(申包胥哭秦廷),此举终于感动了秦王,于是派兵去救助楚国,攻打吴国,最终吴国败下阵来,偃旗息鼓,抱头鼠窜,撤回自己的国都。楚国得救,楚国人民得救。可以说,是申包胥用自己的诚意和眼泪换回了国家,重建了楚国。

古人云,有志者,事竟成,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申包胥的忠诚和志向,促使和激励他实现了自己复国报国的理想,体现了他非凡的人生价值。申包胥的爱国情怀和坚强信念,深深感染了每一个楚国子民,同时也印证了自己的诺言:“如果楚国灭亡,我一定要再复兴!”他的爱国之情,他的忠君之心,天地可鉴,世人皆碑,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项!

立春几天了,天还是阴雨绵绵。今早,雨总算停了,中午时分,初春的第一个暖阳总算从一团团时隐时现的云层中羞答答地钻了出来,见到多日不见的阳光,郁闷了几天的心情一下子舒展开来。

吃过午饭,想起多日不去的湖边不知怎么样了?心想正好乘着午后的阳光去湖边看看。

下楼、过街,同往常一样,我不紧不慢沿湖边小路,边走边欣赏湖边的风景。初春的湖边,乍暖还寒,百草枯黄,树木还是光秃秃的,有些沧桑的样子。前来散步的人依然很少,湖边和冬日一样,还是十分清冷。

也许是暖冬的原因吧?在冬天过去之后,高高的桉树与梧桐树上,几片生命顽强的叶子,还挂在枯黄的枝桠上。我慢步向前,这些枯黄的枝叶不时从高处飘落下来,轻轻落到我的头顶、身上,而后乖巧地趴在我脚下那条光洁细长的湖边小路。看着这些枯黄卑微的叶子,我不觉有点于心不忍起来,脚步尽量避开它们安身的地方,不去打碎它们最后那点叶落归根的心愿。

我左躲右闪地移动着脚步,身体不时被路边伸出的枝叶所拍打、绊着。我随手扒开那些摇晃的枝条,忽然发现,这个树枯草黄的早春,几根划过我面前的杨柳枝,却已不再是冬时的黧黑、枯黄。那微微泛出点青色的柳枝上已经鼓出了浅黄色的嫩芽,随着柳枝的摇晃,在我的眼前跳动,像一串串跳动的音符。我有点惊讶,这个百花争艳、鲜花怒放的湖边,几枝最不起眼、最柔弱的杨柳树,竟然她是第一个奏响向春天进军的序曲。一时间,我不觉有些佩服起这柔弱的杨柳树了,想起早年间广泛流传在乡亲们口中的“人不知春,草木知春、无心插柳柳成荫”等赞美杨柳树顽强生命力的词句。

杨柳树,我最熟悉不过,她易成活、贱命、落地生根的特性,使她当仁不让地成为家乡最多见的树木。沟边、荒坡,只要有土壤的地方,就算是那盐碱或低洼的沙地,也能见到她高大婀娜的身影。她们或独居,或成群,生长在被人们忽略的荒郊野外,任马踏、牛践地扎根在家乡的田边地角。

印象里,杨柳树虽然枝干高大粗壮,却因杨柳树树干易受到病虫害侵袭,造成杨柳树干空洞;且杨柳树即便成材,也因材质疏松,而不堪大用。因此,烧树在乡亲们眼里,只是作为妇孺们灶前一日三餐的烧材罢了。

高大的杨柳树,虽然不能制作实用的家具或是农具,更不能修桥建屋而失去了人们的喜爱。但杨柳树也因特有的根须发达、极易成活与不怕水淹的特点,被各级政府 and 防洪专家选定为防洪抗洪、保护堤垸的首选树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地处荆江的家乡几乎年年水患,因此沿江边的大堤、民垸、栽种的全是清一色的一排排、一片片的杨柳树,她们随着大堤的蜿蜒,浩浩荡荡,延伸数十乃至数百公里,紧紧守护在堤垸的里里外外。

记忆中的杨柳树枝细叶尖,葱茏滴翠。特别是初春的时候,当家乡其他树木都还在枯萎沉睡的时候,杨柳树柔嫩的枝条上却已绽出颗颗碧玉,似乎是在告诉乡亲们春天来了。几天过后,那一颗颗碧玉慢慢舒展开来,先是鸦黄、浅绿,待到阳春三月,那柳絮如细微的雪花一样飘舞着,从大堤内外四散开来,夹带着一股清香,站在大堤上,放眼望去,那千万枝摆动的柳条,就像是在诠释和朗诵伟人名首“春风杨柳千万条”浩荡的诗意。透过杨柳垂下的枝条,凝视着柔柔的春光,小燕子在柳条穿梭飞舞着、闪烁着。各种鸟儿也早早地从四面八方飞来,在那里歇息、歌唱。各种鱼儿也不知从哪里游来了,在堤边的水洼里觅食、嬉戏。各家喂养的鸡鸭、牛羊也跑来了,在树林里蹦蹦着、玩耍着,杨柳林里更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初夏,家乡进入漫长的梅雨时节,阴雨霏霏,一连数日不停,有时甚至十天半月。而此时家乡进入到每年的防洪季节。

几天之后,长江水位急剧上涨,滚滚长江,波涛汹涌,千里江堤,浊浪排空。江水迅速涨到大堤的堤边。滔滔洪水中,平日里那些弱不禁风的杨柳树,丝毫没有退缩地站在了风浪的第一线,挺立在汹涌的洪涛之前,开始扮演极为重要的防洪角色,冲在抗击洪水的最前面。洪水一浪一浪打来,把堤边的杨柳树团团包围着、咆哮着、肆虐着,想把她们推倒、折断、压弯,直至把她们揉碎。而杨柳树在洪水中一棵连着一棵,一枝拉着一枝,一簇接着一簇,在大堤前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杨柳树以柔软的身姿和坚韧的意志,用那套特有的以柔克刚的“太极拳”模式,一连数日、有时甚至是十天半月,杨柳树以看似软弱的身姿,迎水而动;甚至随着浪花的节奏,像现在大妈们跳的广场舞一样,左右摇摆,让久来不退的凶猛洪水毫无办法,甘拜下风,直到悻然退去。

一次次洪峰的洗礼,杨柳树枝优雅的枝叶,已被冲刷得七零八落,枝条上挂满随风浪打来的芦苇和杂草,连幸存的为数不多的枝叶上,也染上了污渍斑斑的泥沙,曾经葱茏滴翠的杨柳树,早已是挂着残枝败叶的落汤鸡,没有了往时挺拔的样子。但洪水退后不久,杨柳树便以顽强的生命力迅速调整生长姿势,很快恢复了原来婀娜多姿的样子。待到来年的春暖花开,杨柳树一样又以郁郁葱葱、生机勃勃、优雅的姿态,去迎接新一轮波涛汹涌的洪水,守护着大堤的安全,保卫家乡人民的平安。

进入到的新世纪,随着三峡大坝建成,以及国家加大对长江水患的治理,二十多年来,家乡已很少遭受长江洪水的袭击。乡亲们口中谈论的是如何发展经济和发家致富的话题。乡亲们对于防洪抗洪的话题,似乎已有些陌生而很少有人谈起。因此当我每次回到家乡,行走在家乡村台台、沟沟坎坎、坑坑洼洼,栽种的都是一些有较高经济效益的花木果树,甚至荊江大堤和江边的民垸堤边,栽种的也是生长成材快速的杨树和一些我不知道名字的树木了。虽然我所生活多年的小县城,偶尔也能在公园、街边,看到几棵或是排的杨柳树,但那也只是掺杂在樟树、櫻树、桂树、玉兰等景观带中让人观赏的风景树了。因此,当我在这异乡的湖边,看到家乡的杨柳树时,心中那种无形的激动、对家乡的杨柳树敬佩之情不觉油然而生!

家乡的杨柳树

□ 杨朝贵